



刻傳習錄序

天地之間道而已矣道也者人物之所由以生者是故人之生也得其秀而最靈以言乎性則中矣以言乎情則和矣以言乎萬物則備矣由聖人至於途人一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故古者大道之明於天下也天下之人相忘於道化之中而無復所謂邪慝者焉率性以由之脩道以誠之皞皞乎而不知為之者是故大順之所積也以天則不愛其道也以地則不愛其寶也以人則不愛其情

也。以物則不愛其靈也。聖人於此，夫何言哉！恭已無爲而已矣。至其後也，道不明於天下，天下之人相交於物化之中，而邪慝興焉，失其性而不求，舍其道而不知脩斯人也。日入於禽獸之歸，而莫之知也。是故萬物弗序，而天地弗官矣。聖人生而知道者也，賢人學而知道者也。其視天地萬物無一而非我，而斯人之不知道也。若已推而入之，鳥獸之群也。理有所不可隱，心有所不容，忍惡能已於言哉！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故夫聖賢之言，將以明斯道而示諸人，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道之在是，而庶民興焉。

庶民興，則邪慝息，邪慝息，則萬物序，而天地官矣。夫然後聖賢之心始安，而其言始已也。是故其言也，求其是則已矣，非以為聞見之高也。求其明則已矣，非以為門戶之高也。而後之為聖賢之學者，其初也，執聞見以自是，而不知聖人之所是者，天下之公是也。立門戶以自明，而不知聖人之所明者，天下之同明也。故其後也，言愈多而愈支，支則不可行矣。門愈高而愈小，小則不可通矣。皆意也已也。勝心之為也。而世之號為豪傑者，方皆溺於其中，而莫之知也。其亦可哀也已矣。夫天之命於我，而我之具於心者，自有

真是真非至明而不容有蔽者也。故天下之言道者至不一也。苟以平心觀之，易氣玩之，則其是是非非自不能遁吾心之真知也。唯夫聞見已執於未觀之先，而門戶又高於既玩之際，則其言雖是也，蔽於聞見之私而不知其是；指雖明也，隔於門戶之異而不能通其明道之不明於天下，治之所以不能追復前古者，其所由來遠矣。是錄也，門弟子錄陽明先生問答之辭，討論之書，而刻以示諸天下者也。吉也，從遊宮墻之下，其後於是錄也，朝觀而夕玩，口誦而心求，蓋亦自信之篤，而竊見夫所謂道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人心之所同然者也。故命逢吉弟，校續而重刻之，以傳諸天下，天下之於是錄也，但勿以聞見梏之，而平心以觀其意，勿以門戶隔之，而易氣以玩其辭，勿以錄求錄也，而以我求錄也，則吾心之本體自見，而凡斯錄之言，皆其心之所固有，而無復可疑者矣。則夫大道之明於天下，而天下之所以平者，將亦可俟也已。

嘉靖三年冬十月十有八日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紹興府門人渭北南大吉謹序

傳習錄序

門人有私錄

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為贅疣若遂守為成訓他日誤已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既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予欲無言他

傳記錄序
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耶蓋子貢專
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寧體
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
已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
貢之無言不為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為多各當其
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
嘗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
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無
聞如愛之駑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
不權墮靡廢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
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
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
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篇首
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南逢吉曰此徐子曰仁之自序其錄者不幸曰仁
亡矣錄亦散失今之錄雖全非其筆然其全者不
可得而此序序錄之意則備矣故仍置于首用以
告夫同志者焉

傳習錄卷一 共十五段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為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縱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為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

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謦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

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為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為據、作字却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

傳習錄 卷一
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

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習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是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箇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之心發出來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在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為溫

傳習錄 卷一
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往復辨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如鼻塞人。雖

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
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
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
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
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自己寒了知饑必自己
餓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
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
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
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麼意某要
說做一箇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
箇兩箇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志行做兩箇亦是
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工夫一行做行的工
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
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
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
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
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
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
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
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箇

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
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意時即
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
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
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
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
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
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
時即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會宗旨便
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工夫有用力處但
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
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
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畧但朱子之
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
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
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
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
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
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

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
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
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
天是學知利行事殫壽不貳脩身以俟是困知勉
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為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
性為格物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
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為生知安行先生曰性
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
誠為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
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
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
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為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
殫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為善不可以窮
通殫壽之故便把為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
俟命見得窮通壽殫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
心事天雖與天為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
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
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學者
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工夫
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晚思格物的

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克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為約禮工夫深思之未能得畧請

開示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
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
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
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
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
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
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
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
隨他發見處即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
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工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
即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
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
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
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
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拆
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
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為主人欲又從而
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

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為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詞而徒以詭譎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詩書禮

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恠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已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

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霸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却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

如五霸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畧不少見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濶踈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畧無文彩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爰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闢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况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畧也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霸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

霸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畧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

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抱羲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詩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為訓者時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愛又問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

傳習錄 卷一
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詞愛因舊說汨沒如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門人徐愛曰仁錄

曰仁所紀凡二卷侃近得此數條并兩小序其餘俟求其家附錄之正德戊寅春薛侃識

傳習錄卷二 共捌拾壹段

先生曰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閑話

管閑事

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為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為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又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

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畧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為堯舜何不盡為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為周公何不先為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箇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

傳習錄 卷二
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
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
亦便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
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
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
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
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
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
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
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為二也夫目可
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
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
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
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
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
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
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

傳習錄 卷二
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又曰。人生一世。惟有這件事。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工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功。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者。皆所以為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三子只一箇工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問。寧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為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

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皙說來却是耍的事聖人却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邊能此未必能被曾點這意思却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為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僊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認識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

傳習錄 卷二 五
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
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榦及其有榦尚未
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
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
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
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為舊時學問他倒看得多解
得去只是他為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湏
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便湏反在自心上
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

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為學頭
腦處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或問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此
語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為二
此在學者善觀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為善有不為善先
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
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

傳習錄 卷上
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一日論為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為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

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
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
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
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
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
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
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
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
誠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
矣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柰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
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
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
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
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
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
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為中
庸首章

傳習錄 卷二
閔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
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
待我而為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
肯與輒為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
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為人
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
能悔痛真切如此削贖豈不感動底豫削贖既還
輒乃致國請戮贖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
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
欲得輒為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
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贖與羣臣百姓亦皆表
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
得輒而為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
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贖為
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為政於天下矣孔子
正名或是如此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
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
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

至情然天理亦自有箇中和處過即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愛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必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却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即有用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

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工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為亡入為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

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
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
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
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
無端豈有鄉邪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儂以長生又視
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極至亦
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
由科有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大官畢竟非入
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略同但

有了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
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
截分裂失真流而為記誦詞章功利訓話亦卒不
免為異端是四家者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
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然於世累之外者反
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
為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
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亦亦難乎
鄙見如此先生以為何如先生曰所論大畧亦是
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聖

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見之便謂之仁智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著固是易龜亦是易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湏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箇格式此正是執一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為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

人物皆然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體而微惜其蚤死問如何却有續經之非曰續經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工心獨苦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為先之說亦誤人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為氣凝聚為精妙用為神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此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 | | | |
|----|-----|-----|---|
| 書名 | 付子錄 | | |
| 版別 | 冊數 | 4 | 紙 |
| 議價 | 16 | 議價章 | 年 |
| 原 | 號 | 181 | 月 |
| | | | 日 |
| | | | 號 |

1732 北京市圖書業同業公會

